

关注

中国电影正处于“野蛮生长的阶段”,新的电影从业者认为“盘子还是不够大”,而“IP(知识产权)就是做大的手段之一”

# “电影IP”热度之感与“不热”之忧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这两年,凡是与电影相关,“IP”就是一定逃不掉的话题,今年尤盛。

从2013年IP热萌芽,到2014年IP电影集中爆发,再到今年,互联网巨头纷纷介入,影视圈里谈项目已不再说“拍戏”,而是张口闭口“IP开发”。

IP,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,翻译成中文是知识产权,也叫智力成果权。它的存在形式很多元,可以是一个故事,也可以是某一个形象,运营成功的IP可以在漫画、小说、电影、玩具、手游等不同的媒介形式中转换。

关于“IP”,电影行业人在北京三里屯的咖啡店一通狂侃,在诸如沙龙等公众空间张口就来,即便是个发布会也不放过。当他们在谈论“电影IP”时,到底在谈什么?

## IP,并非新鲜词

5月26日,阿里影业在北京启动电影项目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这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大热小说的爱情奇幻电影。片方宣称这是玄幻爱情第一IP,而监制就是曾拍过《匆匆那年》等IP电影的张一白。

5月18日,腾讯互娱举办沙龙,电影制片人、编剧在座,讨论话题是“互联网+电影”时代下的IP改编热潮,一度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观点……

在刚刚过去的5月,电影IP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。

“不知道什么时候IP变成了知识产权,这是多么荒唐的。”传统电影人对大热的IP表现冷淡。而新加入电影行业的互联网巨头却掷地有声宣称,“未来的电影市场,IP一定是最重要的。”

当然,IP在电影行业内并非新鲜词。在电影工厂好莱坞有大量由漫画、小说改编的电影。除此之外,一些票房高,受观众欢迎的电影作品会接二连三创作续集,衍生出“系列电影”,即便在中国,根据文学、戏剧等其他文艺形式改编的电影一直都有很多。

“从微博营销,到O2O(Online To Offline)电子商务,9.9元电影票,再到如今的电影IP,近些年总会有新的概念出现”,某电影公司负责IP开发管理的田刚觉得,时下的“IP热”就是正常的市场反应,“仅此而已”。

放眼望去,今年“五一”档期对映的《万物生长》《何以笙箫默》《左耳》,相继杀青的“鬼



与经典老歌《同桌的你》同名的电影被搬上大银幕。 GCP供图

吹灯”系列改编的两部电影,都算得上是根植于IP的项目开发。

甚至原本与电影毫不搭界的经典老歌,也被开发成电影,虽然完全重新编写剧本,设定角色,但只要能和歌名“搞好关系”,就能吸引很多观众的目光。《同桌的你》和《栀子花开》之后,《一生有你》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《她来听我的演唱会》等都要被搬上大银幕。

其中,网络文学是如今电影IP的主要来源之一。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2014年底,有114部网络小说被购买影视版权,跨越古代、现代,题材涉及青春、仙侠、悬疑等。而在2015年至2016年,计划开拍或播出的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超过30部。

IP之火,无外乎它的超高人气,这是最普遍的一种观点,IP的价值被看重,除了代表着更保本的票房收入,它还在吸收和依赖IP所积累的读者群、粉丝群构成的基本市场。

田刚也给出了另一层解释,“便于估值,对于电影投资者来说,追逐IP是一种财务考量。”以乐视影业为例,2014年9月该公司估值达到48亿,在一年内翻了3倍多,究其原因

因,《小时代》系列,《老男孩猛龙过江》等IP电影的运营成为重要因素。

## IP转化为电影,存在难点

“有很多项目找到我,都是因为一个公司买了一些原始的小说,或者是网络小说,或者是畅销书,或者不是那么畅销的书来找编剧进行改编。”电影《绣春刀》编剧陈舒如是说。并且,不止一位编剧表达过相似“遭遇”。

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,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版权价格不断翻番,囤积版权成为普遍现象。电影从业者的共识是,“市场已经出现了疯狂的迹象”,“只要是版权,稍微能改编,大家都在囤。”

乐视影业研发部负责人也透露,“现在大型影视机构手里一般都会有几十个网络小说版权。”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从业者称,“电影更加向观众喜闻乐见的角度走,不再是以导演一个人的喜好为真,才导致IP越来越抢手。网络小说是经过好多网友‘拍砖’而优胜劣汰的结果,所以

才会特别有吸引力,这是大众参与的过程。”

“事实上,这类IP对票房的贡献率并没有说的那么玄乎。”田刚从业内人士的角度指出,在今年“五一”档中,同样是“IP”开发出的电影,《左耳》“挣钱了”,《何以笙箫默》“挣得不多”,而《万物生长》的票房就不理想了。

这是一个互联网、金融资本迅速涌入电影行业的年代。而资本对优质IP的趋之若鹜,还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它们转化为电影。

“在我们心目中,很多网络小说或者说所谓的原创小说,其实并不好,甚至非常差。但是卖出很高的价钱,只是因为有很多粉丝群体。”万达影业的一位内部人员说,公司的近千个项目,真正能往下推进的不会超过30个,“这是很多影视公司都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。”

相比于上述“叫屈”,“一些影视公司只囤IP用来增值,而不是把它拍出来”的指摘也并不在少数。“不管是作为固定资产,还是作为二次估值,对于电影公司都是有必要的”,对于这一诟病,田刚给予反驳。

随即,他给出解释,“转化是有一个难点存在的,如今的电影行业是爆发式增长,但行

业里的技术工种并不会相应迅速发展起来,人才储备是难以消化现有的IP资源。比如,国内真正有票房号召力的艺人、电影导演都是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的,更别提编剧了。”

## 终会有“不热”的那一天

4月19日,在2015北京国际电影节“产业圆桌高峰论坛暨《2015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》发布会”上,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发布数据,“我们仅仅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,就使年度电影票房站上了百亿大关。”这意味着,中国电影市场的产值在第一季度已经达到一天一亿,同样也是中国电影百天内突破百亿元关口的最快纪录。

票房的激增,让资本的心态更为急迫,几乎推着IP前进。资本追逐IP,背后的驱动力是希望IP快速兑现利益,留给创作的时间少之又少。在这一背景下,时间和经验成了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。电影变得与其他没有太多文化属性的产品一样,重要的不是艺术标准,而是怎么卖,以及能够在哪几种渠道上卖。

“市场环境的饥渴,带来的就是电影从投资制作到最后发行的整体周期的压缩。”对这一现象,田刚的观点是,在中国电影“野蛮生长的阶段”,现在的主要矛盾还是“盘子不够大”,而“IP只是做大这个盘子的手段之一。”

“在整个产业链中,上游除了资本运作,还有IP项目;中间的制作标准只得慢慢来,着急也没用;另一端就是市场。”田刚认为,一头一尾是电影发展在最为着急的,源头上IP先拿住了再说,可尾端却出现了影城空置。

所谓的“影城空置”,有一组对比数据: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官方数据及行业统计显示,目前中国有超过2.36万块大银幕和大约400家可统计票房影院。但是,全国电影院平均上座率仅有15%。万达、中影星美等十大院线的单场观影人次均逐年降低,每年平均减少6%,到2014年平均每场不到25人。

有新的商圈出现,就会出现新的影院,但是电影生产的速度是与之不相匹配的,在市场活性尚未被彻底激发的背景下,也并非所有的电影都能吸引到观众。“近年来,无论是电影IP这些火热的概念,还是电商购票平台的崛起,都是在解决影城空置的问题”,田刚说。

身处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时期,“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”,是田刚这些从业者的努力方向。(文中田刚为化名)

## “历史的回顾”专场音乐会图唱响

本报讯(记者赵亮)5月27日,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“历史的回顾”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场合唱音乐会。

本次音乐会由著名合唱指挥家左文龙任指挥,合唱团团长顾夏阳主持。音乐会选取了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17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合唱歌曲,既有《救亡进行曲》《延安颂》《保卫黄河》《游击队之歌》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歌曲,又有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》《喀秋莎》等经典民歌和外国歌曲,还有《歌唱祖国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思念》《雨后彩虹》等新时期经典歌曲。通过传唱这些经典歌曲,老艺术家们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让人回顾历史,激发斗志,抒发爱国之情。

据了解,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成立于1984年5月,团员均为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院团离退休的艺术家。31年来,老艺术家合唱团不讲条件,不计报酬,在全国几十个城市举行了400余场义务演出,多次参加全国性联欢演出,还曾出访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家,赢得了许多荣誉,传递了正能量。

## 京剧老唱片“穿越”80年亮相大剧院

本报讯“劝君王饮酒听虞歌,解君忧闷舞婆娑……自古常言不欺我,成败兴亡一刹那……”5月23日,一段悠长婉转、韵味醇厚的皮黄妙音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绵延开来,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于1931年演出的《霸王别姬》原声,“穿越”80载悠悠时光,重现观众耳旁。

这是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品牌栏目“走进唱片里的世界”的现场,也是大剧院与中国唱片公司携手举办的“中国唱片艺术周”系列活动之一。到场的观众不仅在展览区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与唱片公司签署的合同、信件、目录等纸质文件资料,此次展览还首次展出了梅兰芳录制的《玉堂春》《生死恨》等老唱片,以及他生前穿过的六套珍贵戏服。活动现场,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著名京剧学者翁思再与梅兰芳之子、梅派掌门人梅葆玖先生进行深度对话,解析梅兰芳大师录音唱片、拍电影,促进京剧艺术现代化传播的种种探索。翁思再介绍,上世纪初期,京剧人录音片,往往抱有“宁送一亩地,不教一出戏”的固守心理,而梅兰芳则是打破戏园局限,精心录制多张唱片,“这是很有革新意识的!”梅葆玖也回忆到,梅兰芳拍摄《生死恨》耗时大半年,无奈成片却画质粗糙、音像不同步,“尽管非常失望,但父亲还是决定公映。事实证明,本片影响大大超越了京剧界,吸引了大量非戏曲的观众。”(娜仁)

## 言论

# 被吐槽的不只是“神剧”本身

赵昂

抗战题材电视剧《一起打鬼子》第29集因出现“裤裆里掏出手榴弹”这一“雷人”剧情,被调查处理。这部电视剧长达58集,原名《东条迷魂》。

这不是抗战剧第一次因为雷人剧情被吐槽,之前,在其他抗战剧里,诸如“手撕鬼子”、“八百里爆头”、“手榴弹炸飞机”等“不靠谱”的情节,屡屡被观众吐槽。

其实,我们小时候,也是看着抗战影视剧长大的,但是,那时的抗战剧,和现在的不一样,那时多以真实的故事为背景,微山湖畔神出鬼没的铁道游击队,白洋淀里机智灵活的

雁翎勇士,茫茫林海里空腹食雪的抗联战士。在表现根据地军民勇敢和智慧的同时,也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人们对和平的期盼。

换言之,当下很多抗战剧变味了。艺术虽高于生活,但毕竟来源于生活。当抗战剧的剧本偏离了当年军民抗战的真实生活时,出现雷人情节就不难理解了。

有的人说,抗战剧太多了,题材拍光了,所以才会出现如此多的雷人剧情。

抗战题材真的枯竭了吗?要知道,即便是一颗小小的手榴弹,背后也有无数的故事。从敌占区穿越封锁线运来的原材料,从京沪奔逃边区研制武器的工程师,在艰苦卓绝环境下自力更生的兵工厂……每一个故事,都比“裤裆藏手榴弹”真实,

也比“手撕鬼子”感人。

“连棉军服都没有,能有缴获的‘三八’式步枪就算一流装备了,大部分士兵还用着上世纪的产品‘汉阳造’,每个人合不上五发子弹。”这段描述见于一部很有名的小说,后来被拍成了电视剧,叫《亮剑》。从来没有人说,它是“神剧”。

之所以当下抗战剧出现过度虚构、夸张的情形,其实是因为制片方把言情剧、探案剧甚至婆媳剧包装成了抗战剧的外衣。有时候不禁想问,如此质量的电视剧能上荧屏,究竟是誰拍板采购的?

想拍出好的反侵略题材电视剧,不如先好好深入下去,去农村、去老区,去了解真正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,把背后的故事挖掘并

呈现出来,甚至,同类题材并不局限于抗战八年的时间范围里。最近有一部热映的电视剧叫《铁甲舰上的男人们》,以北洋水师定远舰普通士兵的视角,展现甲午战争,好评颇多。

或者说,该被吐槽的不只是抗战“神剧”本身,而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制片方,把本该亮色频多的抗战题材拍成了如此模样,并且,为什么这些质量低劣的电视剧,还能被一些地方电视台大量采用,甚至在黄金时间播出?

好的电视剧,可以启迪观众。小时候,我们可以从抗战题材影视剧中了解那段岁月,知道今天的和平有多么来之不易,明白只有国家强大才不会让悲剧重演。而今天,新一代观众在观看“神剧”后,他们会如何审视那段历史,如何看待未来?

## 视线

# 一个“朋友圈”创造了两个国家的文明传奇

——人文纪录片《贝家花园往事》讲述一段被遗忘的历史

本报记者 赵亮

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得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,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抗战最紧急的时刻,几经辗转曾为白求恩运送过药品的法国医生贝熙业。

6月2日,4集人文纪录片《贝家花园往事》将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。纪录片讲述了以贝熙业大夫为核心的一个“朋友圈”创造的中法文明传奇,而这段被遮蔽60多年的历史也将慢慢揭开其神秘的面纱。

近日,在纪录片《贝家花园往事》首映式上,该片总导演张同道介绍,贝家花园是100余年前位于北京西山的一个法国使馆中心,花园主人,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医官的贝熙业,常邀请《红楼梦》法文校对者铎尔孟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·琼·佩斯,中国题材作家谢阁兰等法国精英在这里聚会。同时,他们与中国学界领袖蔡元培、李石曾等人合作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,施行乡村改革实验,交流学术,推动中国一批有志青年远赴法兰西——包括周恩来、邓小平等改变中国

命运的人。

“那个时代,法国人来中国寻觅古典与梦幻,而中国人去法国向往的是现代与现实。”张同道说,“这不仅仅是几个人的故事,更是一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。”

张同道说,纪录片《贝家花园往事》采取大开大阖的创作手段,将时代的大背景和人物命运转折巧妙地揉捏在一起,不断层层深化故事内容,推动故事的发展,揭示主题。“我们将几个人物的故事交互穿插,有的人物借鉴推理影片的手法,同一个事件推理出不同的结局,命运如谜团一般扑朔迷离,最后还原真正属于人物的结局,以增加影片的丰富性和悬念性。”他说。

据该片摄制组透露,纪录片《贝家花园往事》深入法国采访,拍摄了贝熙业故居、佩斯故居、圣伊雷内堡等重要场景,并采访了法国前驻华大使毛磊、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、年已百岁的留法翻译家李治华等专家和见证人。此外,片中还将首次展示大量珍贵资料,包括塞凯、梅兰芳赠送给贝大夫的照片,贝大夫写给周恩来的信件,佩斯、李石曾、蔡元培等人的影片片段。



歌剧《北川兰辉》剧照

## 歌剧《北川兰辉》艺术再现北川精神

5月23日,由中央歌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歌剧《北川兰辉》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。该剧由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,展现了兰辉在抗震救灾中干实事、敢担当、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。

2013年5月,在大地震及灾后重建中,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长兰辉同志因公牺牲。时值兰辉逝世两周年,原创歌剧《北川兰辉》用歌剧艺术形式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兰辉,再现了面对灾难坚强崛起、奋力拼搏、涅槃重生的北川精神。

“这是一场非常成功、非常精彩的演出。感谢演职人员的辛勤付出,这部歌剧的上演给了我满满的正能量,也是对父亲,以及地震同胞最好的纪念。愿父亲的故事通过舞台的呈现能不断鼓舞大家,让心中长存希望与力量。”谢幕时,兰辉的女儿兰欣怡走上舞台对大家说。(娜仁)

## 文化点评 朝霞

### 文化资金存管理漏洞 切勿成私人“摇钱树”

据新华社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,一些地方文化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存在漏洞,例如兴建中华文化设施、违规使用资金、部分基层文化设施成摆设等。

一些地方耗资数亿元的大剧院、图书馆成了当地地标,里面却看不到几个市民,一些基层文化设施与群众需求存在差距,例如收藏类的“大部头”书籍,居然摆进了农家书屋,而传统的电影放映队,也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农村的观影需求。

背景 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和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在调研中发现,北京市文化专项资金管理存在单纯追求文化产业GDP的倾向。“先有钱,再找事”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和错配。该市自2012年到2015年,每年设立100亿元文化创新发展专项基金,在2012年到2013年度,基金有18.3亿元闲置。

声音 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:目前来看,文化专项资金的体量相对于其它产业资金小一些,但省级财政和各市累计起来每年也不少。一些地方有超过10个部门(单位)参与资金分配,导致多头管理、交叉重复,整体统筹力度不够。

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郭万超:从标准到受扶持的项目信息都要公开,同时对过往的资金分配情况应尽快启动审计等监督措施。

点评 文化建设本来是软实力建设,但一些地方却热衷于大兴土木,因为,土木工程往往看起来更有“政绩感”。但是,这些无人问津的政绩工程,究竟对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有多大效果,不言而喻。

因此,相关部门要做的,不只是把文化专项资金这块“蛋糕”分好,更要关心,这些“蛋糕”是不是能“吃到群众嘴里”。要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管措施,防止专项资金流向关系户,成为私人的“摇钱树”。毕竟,好钢用在刀刃上,才能发挥出最大效果。

### 87版红楼梦赞助商被找到 中风瘫痪吃低保需要救助

据华西都市报 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每集结尾,都会出现“本片承山东潍坊康乐公司通力合作”的字样。根据当年的《解放军报》报道,这家公司的老总陈增友曾出资500万元,赞助这部电视剧。陈增友赞助的原因是,自己喜欢文学,不希望这部大家期待的电视剧因资金困难而夭折。

但是,如今陈增友的公司早已倒闭,他自己也中风瘫痪十多年,靠低保和亲朋好友资助维持生计,陷入困境。而当年的分红协议,也早已丢失。

背景 陈增友在80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后到山东省潍坊市做机关干部,后来辞职下海经商。第一桶金来自于卖苹果,将山东的苹果批发到广东等地。后来他用赚来的钱开了康乐公司。

声音 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导演王扶林:当年《红楼梦》拍摄时,的确陷入经济危机,广播事业局财务司批的预算连28集都不够。没有陈增友的这笔钱,就没法遵守国府、搭荣国府,元妃省亲、秦可卿出殡的场景也无法实现。他应该是出了250万元。

点评 不管陈增友到底是出了500万元还是250万元,在当时都是一笔巨款。很多人因这部电视剧成名走红,改变人生,飞黄腾达。

87版《红楼梦》自播出至今已18年,而在这18年里,陈增友的故事一直不为人知,甚至当年的协议也再无下文。难道说,这些年来,因《红楼梦》而成名者,从来没有回访一下当年的“造梦人”?

这个故事,怎么听着,怎么像现实版的《红楼梦》。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……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”。